



小飞行

第十四届 新概念作文大赛

B_卷

Small 获奖作者新作选

flight...

省登字◎主编

THE NEW 14TH CONCEPT

90后新概念获奖作者
最新佳作精彩绽放

前沿的原创佳作
抒写着每个人心中的动人故事



天津大学出版社
TIANJIN UNIVERSITY PRESS

小飞行

第十四届 新概念作文大赛

●获奖作者新作选

有些人在漫漫长路上被我们淡忘，
有些事留下的痕迹正在被磨灭，
但即使他们不在我们的记忆里停留，
也会被时光记录下来。

在这条路上，

光芒可能被遮挡，

前路可能被掩埋，

我们也会因前方的阴霾而驻足、徘徊，

但我们还是要把过去甩在路上，

继续前行。

活着，

努力地活着。

为友谊，

为回忆，

更为我们曾经所付出的努力！

the 14th new
CONCEPT

肖登宇

主编

B篇

NEW CONCEPT COMPOSITION ●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小飞行: 第十四届新概念作文大赛获奖作者新作选.
B 篇/省登宇主编. —天津: 天津大学出版社, 2012. 8
ISBN 978-7-5618-4470-0

I. ①小… II. ①省… III. ①作文—中学—选集
IV. ①H194.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2)第 209424 号

出版发行 天津大学出版社
出 版 人 杨欢
地 址 天津市卫津路 92 号天津大学内(邮编: 300072)
电 话 发行部: 022-27403647
网 址 publish.tju.edu.cn
印 刷 昌黎太阳红彩色印刷有限责任公司
经 销 全国各地新华书店
开 本 169mm × 239mm
印 张 14.5
字 数 300 千
版 次 2012 年 9 月第 1 版
印 次 2012 年 9 月第 1 次
定 价 26.00 元

凡购本书, 如有缺页、倒页、脱页等质量问题, 烦请向我社发行部门联系调换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有些人在漫漫长路上被我们淡忘，
有些事留下的痕迹正在被磨灭，
但即使他们不在我们的记忆里停留，
也会被时光记录下来。
在这条路上，
光芒可能被遮挡，
前路可能被掩埋，
我们也会因前方的阴霾而驻足、徘徊，
但我们还是要把过去甩在路上，
继续前行。
活着，
努力的活着。
为友谊，
为回忆，
更为我们曾经所付出的努力！

Contents

目录

第十四届新概念作文大赛

●获奖作者新作选

第一辑

夏之晴日

005

久爱旧笺

李媛

鱼尾扫过的年华

靳新

阿太和仙人掌

杨杨楠

深冬的谜语

王君心

夏之晴日

盛之楷

第二辑

流年

035

其实我明恋你很久了

梁雪

犹是春闺梦里人

靳新

流年

刘颇艺

左撇子

盛之楷

七年

李媛

第三辑

蝴蝶的亲吻

097

我舍不得见你

盛之楷

陌眠

梁雪

蝴蝶的亲吻

王君心

美狄亚的眼泪

贾彬彬

沙哑

靳新

第四辑

花歌轻曳

135

父亲

盛之楷

我在车上，她在路上

杨杨楠

花歌轻曳

王君心

浸

张煊怡

第五辑

荒昼

155

黑夜与光明

王君心

借我一城，再借一生

李媛

荒昼

张煊怡

长相思

靳新

暖冬

梁雪

第六辑

八月，开往楼兰

189

电影

李媛

他们的缺口

张煊怡

鬼魅

贾彬彬

相思

梁雪

八月，开往楼兰

张施令

the 14th new
CONCEPT

第一辑

夏之晴日

这个夏天的风带有栀子花的香味。

星星点点的阳光像一个个可爱的小精灵在枝叶间顽皮地跳跃，有几个钻出浓密的树叶跳在了一张画纸上。画纸有些微皱，似乎被橡皮擦过了很多遍。

树下，一个小女孩正愁眉苦脸地用铅笔撑着下巴，好像在艰难地思考着什么。闪闪发亮的眼睛在阳光的照耀下显得格外清澈、透明，仿佛是天使魔棒上嵌着的水晶。

第十四届新概念作文大赛

●获奖作者新作选

[久爱旧笺] ●李 媛

好多年过去了，突然发现自己写东西很久却没有一篇是真真正正写给你的。是自己不敢揭开过去的旧伤疤，还是想不起来太多了？

原谅我写不出华丽的辞藻来推砌这段故事，也许这样平平淡淡的叙述你才会懂得。就把我对你这依稀的回忆写成纪念随着坠落的时间埋葬吧。

K，我第一次见你是在年三十的时候，我记不清楚那是几岁，只记得那时候的我们没有现在这么勇敢，但也许要比现在鲁莽得多。

那时候我胆小得连一只小炮都不敢点，于是你们就开始笑我胆子小。其实我是怕烫着手，直到现在我都怕烫。我用油炸东西时，把油烧热后会关掉火，然后把东西放进去盖好盖子再开火。

他们说好麻烦，好费煤气的。

你知不知道我听油锅里噼里啪啦被炸得滚烫的东西发出奇怪的声音就感觉是自己心里炸开了花，像是一朵金花。

后来我记得好像是大年初三的时候，我们一群孩子又出来放礼花。你从家里拿了一个很流行的叫做通天雷的炮准备点，也不知道你从哪里偷到了打火机。我怕那很震耳的声响，于是自己一个人躲得远远的，戴着帽子，裹得严严实实地站在那里看你点，老远地看着火星子在上面跳了一阵，突然一阵风刮来，似乎是熄了。

好像等了好久，我在那地方实在站不住了，于是跑过去看看怎么样。你说再等会儿，别过去，我还是执意过去了。你站在我身边陪我一起去，刚走没几步，突然一声很震耳的巨响，接着在天空上炸开了一朵红色的花簇。我被吓得跑得老远，你就跟在后面傻呵呵地笑着，说我果然胆小。

这是我对小时候仅有的记忆了。

我们不是标准的青梅竹马，我们经历过分离，也各自经历过不同的生活。

小时候的事情就像一种黏合剂将我们拉近，然后生活被切割成两半，不是因为搬家而分开的泡沫剧情，而是所谓的人各有志。

所以后来你去了日本，去了东京。我们的联系只能靠 MSN，或是很少的国际长途。于是我在一个本三的学校里面对着淡蓝的 LED 屏幕使劲敲打键盘。

那天宿舍里小秋过生日，我刚好来例假，所以窝在被窝里，戴着耳麦和你语音，突然，毫无征兆地，你说：我爱你，只对你说。

我有些错愕，不知道说什么好，只问了为什么，你说许是日久生情。还记得说了好多好多话，只是脑子里一片混乱。

听太多的情话麻木，很久不听乍然听来反而会感动。人就是一种这么奇怪的动物。一首歌曲结束，耳麦里一阵沉寂，与我的小世界隔绝的地方，小秋以及其他室友笑嘻嘻的声音模糊地传入了耳朵中。我看着屏幕上那三个鲜红而又小小的字，心里不知道哪里揪了起来。

你把歌关了，问我是不是想让你听我哭，我一直都没说话，止住了泪，一直在那里憋着大气不敢喘。其实我就是像你猜的一样，哭了还是不希望被你知道，好像我有多柔弱似的，但是又会被你猜到。

而后大学四年准备这样糊里糊涂地熬过去，记不清是什么时候收到了你寄来的机票，目的地是东京。

于是那个冬天一直没有停下来，身心疲惫。记得那次我和你一起去秋叶原，你在一家很小的电器店买了一个价格不菲的 SONY WALKMAN。付了钱走出商店，你指着橱窗里那款天蓝色的，对我说其实那才是你想要买的。我伸长了脖子去看那个粉红色标签上的价格，很多零的日元价格只能让我望洋兴叹。虽然心里是这样想，但是为了不让你看出来，所以看到那个价格只是皱了皱眉头。你笑了笑，刮了刮我的鼻子和我说，放心啦，那个是第一台 WALKMAN，所以好贵的。

你不知道当时我正直视着东京的暖阳，朦朦胧胧的，看不到你脸上的表情。

后来我还记得去了涩谷，东京的潮人聚集的地方，我怕有一天你也变成了我不认识的模样，老远地我就看到川久保玲的那个鬼脸的标志，我还忘不掉我们背着一样的吉田耀司在涩谷招摇过市。你说你喜欢吉田耀司，所以我就买了

一样的送给你。

你知道我一向喜欢木村井泓的设计，可我从没告诉过你我却唯独不喜欢他的副品牌——吉田耀司。

我记得我第二次去日本我们去了伊豆，本打算去函馆的，可是因为伊野临时有事所以改变主意去了伊豆。

其实那个时候去冲绳刚刚好，只不过我一直没有和你说过。现在想想我那时也好贪心的，哪里都想和你去，冲绳，本州，京都，北海道，函馆，奈良，大阪，名古屋。

可惜现在没有机会了。

你是不是一直以为我是不会离开你的，我是舍不得离开你的？也许原来的自己也是这样认为的。偷偷告诉你，其实我在心里也这样赌过，赌你会不会爱我，赌你一辈子都离不开我。结果到最后，时间和距离给了我们最好的交代，过好自己的生活，只有自己明白自己想要的是什么。

每一个人都只在乎自己失去了什么，别人的痛，只是别人自己的事。

事到如今，你还不明白我。

你不明白我为什么那样情绪化，不明白我为何对你那样无理取闹，不明白为什么那么晚我打电话那么久可以沉默那么久。有时候连我自己都不明白自己。

也许我太害怕失去，太害怕过那种颠沛流离痛不欲生的生活。我怕有一天发现这个世界其实是在骗我，发现有人欺骗了我。所以我一遍遍地求证这是不是真的，每一句话每一个词是不是真实的。给我一个肯定的答案。

我给你打电话沉默那么久只是静静听着你的呼吸，听着你不安的声音，那样就会觉得很安心。

其实，我是一个单眼皮左撇子的女生。到目前为止我还是比较喜欢背双肩包戴棒球帽比我高一些的男孩。这辈子对我来说最幸福的事就是环游世界。或许是找一个一样写东西喜欢旅游的人在一起。赚足了钱旅行，边走边写。

这样失去太多上帝就会用另一种方式来填补你的寂寞，比如说满满的烦恼或是令人头疼的琐事。

我们还是不要在一起了，但这并不代表我不爱你。有人说，噢，你们是两

个世界的人。有人说，性格相似的两个人就不应该在一起。

狐狸遇到了安东尼，想要和他做朋友。

于是狐狸和安东尼说，我好寂寞哦，我想和你做朋友。安东尼很认真地想了想说道，不行，我太喜欢你了，不能和你做朋友。以前当我是朋友的人，我都把他们弄丢了，我不想有一天把你也弄丢，所以我们还是不要做朋友了。

我遇到了你，想要和你在一起。

于是我和你说，我好寂寞哦，我想和你在一起。你很认真地想了想说道，不行，我太喜欢你了，不能和你在一起。以前和我在一起的人，我都把她们弄丢了，我不想有一天把你也弄丢，所以我们还是不要在一起了做朋友吧。

于是走一步看一步，恋爱是卿卿我我，婚姻是柴米油盐酱醋茶。哪一种是我们将要过的生活？还是淡淡的就这样一直淡的透明。

其实有些话我怎么也说不出口，这样。说不出口，你明白的。

我就这样随波逐流，渐渐学会你说话的方式，走路的样子，莫名的情绪化。有人说一个人爱到极致，就是一种变态的喜欢。于安朵为了毒药，为了引起他的注意喜欢上了自杀。那么我该怎么做呢，拜托给我写个剧本吧。

后来有一天我注册了账号上 MYSPEACE，在逛你的主页时看到了一张照片。是一个看起来像东南亚的女生和你的合影，甚是亲密，于是我直接忽略过去什么都没有说，更没有主动去问你。后来我听伊野说那个是你在奈良旅游时结识的女孩，似乎现在应该称为女朋友了。

自此以后我们就很少联系了，那些年轻时的话就像是只开一次的花，枯萎了，只剩残叶。

记得有一次我实在按捺不住给你拨了电话过去，你很爽快地接起了电话，我多少有些错愕，不知道该说什么。于是彼此就沉默了下来，你用有些着急的口气问我到底有什么事，接着你电话那头就传来了女孩子的喊话声。

我听到之后有些结巴地和你说，挺麻烦的一件事，你先忙吧有空和你说。你只是很简单“哦”了一声，然后就拜拜了。你不知道挂了电话之后我的泪一下子就决堤了，我很清晰地听到那个女孩子说的那句话：私はあなたを愛して（日

语里“我爱你”的意思)。

你从来都不知道为了你，我冒着英语四级过不了的风险偷偷跑出学校学日语。

其实你不知道的事有很多呢。

比如我偷偷在课桌底下为你织一条围巾，比如我睡很少的觉为你折 999 颗星星，比如我穿很少的衣服站在地铁口只为了等你的一句话，比如我曾经淋了一夜的雨只因为你质疑我的一句话，比如我曾经日以继夜地准备了一个绝美的旅游计划，最后却因为你的一句话而流产了。比如我流的泪你看不到，比如我付出的被你忽略掉了，比如我因为你学会了抽烟喝酒，学会了夜夜笙歌，学会了深夜里买醉，学会了孤芳自赏。

我不是奥巴马，不是比尔·盖茨，不是巴菲特，不是安吉丽娜，不是居里夫人，不是张爱玲，不是爱因斯坦，也不是牛顿、达尔文，不是巴赫、肖邦，不是他（她）们千千万万中的任何一个人。

我只是我，我什么都没有，我只有你。况且我没有你想象的那么坚强。我做这么多傻事只是为了你，你为我又做过些什么呢？是没做过呢还是如你辩解道的我没有看到？

可我明明记得是你先感动的我的。是你先说你爱我的。男人是善变的，这多少搞得我现在像是小孩子了，在一边自怨自艾。

想爱新的人没有合适的，想看电影却没有好看的新电影。D 盘里存了满满的电影，王家卫的。我把《2046》翻来倒去，只为听清楚那几句经典。

把空间的过去来来去去看了几遍，却惊讶地发现当年你在我身边时，我竟然说出这般啼笑皆非的话：“你见过一个中国女人在巴黎街头不顾尊严那样疯狂地号啕大哭么？如果有一天你结婚了，那么我一定会在那一天独自去巴黎成为那个女人。早在十年前我就将心完完整整交给你了。别问我是谁，直到那一天你就会明白了。我爱你。至少现在我爱你。你应该知足。”

回想今天中午的情景，你我只不过隔了短短几十米的距离，可是一个在天一个在地。这些年你身边换了一个又一个的人，我终于看到了你的成熟，总有一天你也会为人父母。

如今我再也不可能落泪为你写下那些感动至深的话了。于是我不禁感叹起这些年的点滴，我没有去巴黎，我有繁重的工作顾不得去实现这儿时的一句话，我想我真的没有真真正正地爱过你，真的没有。幸福太难所以才让人着迷。

你的酒杯与我的相碰，发出清脆的一声响，轻微地颤抖着，却还是淡淡地向你一笑。于是你和新娘在众人的欢呼声中款款入席，得体大方。过去的儿戏真是让人唏嘘不已，真是岁月蹉跎造化弄人。

天亮了，落地的雪积得很深，泡一杯咖啡给自己。谢谢那些陪我度过生活的人。以后你们中有多少人会成为纪念呢？我很期待那个数字。

K，我终于撕心裂肺地写完这篇关于你的文章了。以前我对你太掏心掏肺，搞得我现在没心没肺。我身上曾经有你全部的记忆，现在我终于真真切切完完整整地将它又送还给你了。

留给你去纪念吧。既然我得不到又带不走，我何苦留它折磨自己呢？

好好过自己的生活，谈一场不会分手的恋爱，过一个轰轰烈烈的人生。如今我才终于将你置之脑后，甚至隔离出了我的生命世界呢。你应该为我鼓掌叫好，因为我终于勇敢了一回。你应该抚摸一下我的头发说：嘿，小姑娘你长大了。

就这样子吧。

对你的全部记忆似乎就是这样子。

K，祝你幸福，结婚快乐。

再见，再也不见。

[鱼尾扫过的年华] ●靳 新

我没办法忘记那个下着令人厌恶的雨水的傍晚，妈妈的泪就像窗外秋雨一样绵绵不绝。几日的雨水让城市头顶的那一小片天也变得死气沉沉。命运如果可以再选择，我是绝不会因为那时断时续的啜泣而跑出家门跑过院子，跑到沙子颜色黯淡无趣的海滩，然后遇上纪文的。

这个终年布满灰白色云朵的海滨城市，紧挨着一片只会瑟缩抖动的海。如果可以把海拟人化，那它就是那种懦弱瑟缩的胆小鬼。甚至风暴天里的咆哮声还不如那个常年不着家的商人父亲。

每每看到这片海，我都会想起他。如今我再也不愿回想起他，也再不愿看见这片海了。

今天的海似乎和往常很不一样。天色阴沉，海水也是浑浊的蓝色，海面起伏不定，似乎马上就会有大浪登陆。我不管不顾，看见这片海就有股轰然而起的愤怒，握拳抬脚就要跑向海里。突然眼前出现一片暗蓝色阴影，我从心底蓦地生出一种恐惧感，心底的鬼魅眼神发亮，透过脆弱的血管壁盯着我，却又在脑海里一闪而过。

“小心！”一个类似尖叫的声音像闪电一样打过来，头顶那片阴影也几乎随之而来。被海浪灭顶的前一刻，一对儿泛着幽蓝的漆黑眸子透过水幕沉沉凝视着我，死死地好像要把我钉死在十字架上。“不是我。”下意识闭上眼睛的时候我落下泪来。

醒来时视野还算清晰，头脑却昏昏沉沉。我看着眼前的人，脱口而出：“你是谁？”

“纪文。”

对着远处平直的海平面，坐在沙滩上仰起头看着深蓝色夜幕中一轮皎洁的

月亮。海风抚过脸颊，浅滩的海水有一拍没一拍地扫过我裸露在外的脚趾和小腿。惬意地让我直想就这样睡下去好了。偏偏……

“海上生明月，天涯共此时。喂，你说，就是现在这样的吧？”男生倒是一副自来熟的坦然姿态。仰过身子双手大大咧咧地向后撑在地上的男生，打我清醒过来就一直喂来喂去地叫我。“装腔作势个什么劲啊！”我故意不屑地仰起头不看他，“还有，我叫黔夜。”

刚下过雨的海边，夜风吹久了也会觉得冷。我忍不住抱着胳膊缩起脖子，抖得越来越像在筛糠。纪文看看我，倒是毫不犹豫地把风衣脱下来包在我身上了：“刚才是吓晕的吧？虽然我只是把你拖离岸边而已，但好歹对我客气点。”我转过头不理睬他，自顾自望着天。大海已经收起它的怒色，夜色变亮。微风夹着一片细雨，打湿了我的面颊。

半夜突然从梦中惊醒。恍惚着坐起身来，却闻到一股咸涩的味道，不禁打了个冷战。扭过头看见窗户大开，海风鼓动着长长的落地窗帘打进屋子里，暴风骤雨看样子已然停止。正对着的远处海面被月光照着，一片波光粼粼。我不禁皱眉，眼前的美景也未免太美。蓦地，我注意到窗帘后一对儿闪着蓝光的不明物体，“黑子？”“喵”的一声，却从我脚边发出。我彻底愣在那里。那双眼睛的主人，也终于肯从纱帘后现身。

有着一头颜色就像海面上的月光似的短发的女孩向我走了过来。深蓝的眼睛看着我，却没有一点情绪色彩，冷得美得就像那片海。一片静谧，被她盯住，我甚至失去言语的能力，仅仅是尖叫也做不到。

她站在我面前，还不足一米五的身高可以直视着我。突然伸出手摸摸我的头，指缝间泄露出莫名的暖意，让人觉得安心。蓝色的眸子像海面升起风暴的旋涡，就要把我吸进去了。我忍不住心里的酸意，压抑不住的呜咽声中，哭道：“我不是故意的。”

母亲似乎已经睡着，整幢屋子都是沉寂的。恍惚中我甚至清楚地听到远处海浪一下一下拍打上岸的声音，心中的酸楚再也难以忍耐。我不想哭出声，我已经那么久都记不起他了，爸爸。

纪文把我从海里捞上岸的隔天半夜，他就跑来翻我家窗户。费了不少工夫挣扎上来，然后跨坐在我家窗台上冲我笑得像在邀功。可想而知，还没等我开口提醒，刚爬上来的纪文就被海的女儿一回头吓得差点又跌落回去。纪文估计刚想说“这是打哪儿来的妖怪”，但是被海的女儿瞥了一眼后就及时住嘴，小心翼翼地围着小女孩转圈打量。最后十分谄媚地开口，叫得恶心巴拉：“小妹妹。”

纪文自从很自觉地把小女孩当自家妹妹开始，就不断捎糖果蜜饯给海的女儿，一小包一小包的。有时候我看得馋了，海的女儿又总是一副冷冰冰旁观的态度不理睬那些小恩小惠，纪文就表现得很懊恼似的，把东西转丢给我。其实我没好意思告诉他，海的女儿还是有口腹需要的，但是水这种回答纪文肯定只当我是耍他。

有两个人陪的夜变得好过许多。隔着纱窗远远望着，恍惚中我甚至觉得自己看得到风暴夜里父亲出走登船的那处小码头。但是我已经不再夜夜做噩梦，我开始学着处理好自己的事，不给家里添乱。妈妈心里一定也不会比我好受。明明错在先是父亲，风暴也不是人能控制得了的。父亲已经在外那么多年了，难得回来，一次的负气出海偏偏就出了事。逝者长已矣，他真狡猾。再不可原谅的错这时也显得毫无分量，那时多么言之凿凿的咒怨，都成了心中满含愧作的鬼影，夜夜扰得良心不安。

妈妈慢慢恢复到了父亲出事前的状态，日子也平静了下来。白天去上班，入夜早早睡觉。妈妈有时候还会慈母一样抚摸着我的脸，温柔地叫我：“黑夜，黑夜。”以前不明白这个名字的来由，如今却成为他生前送给我的唯一礼物。在我还小的时候，他就对我说：“黑夜，黑夜，你不必怕迷路。黑夜总会有阳光来照亮的。”我一直牢牢记得他这句话。

那晚出现的海的女儿就像一个秘密。白天从不现身，只有到了夜晚，才会像黑子一样顺着没关好的门缝无声无息地滑进屋里来。她只是站在床前看着我，不开口不会笑。后半夜纪文跳窗户走后，有时候我会忍不住跟她讲起我的苦闷，我的小时候，那些甜蜜忧伤。但大多时间里，我只是坐在床上，抱住怀

里有着温热体温的黑子，和她对视，直到我不小心睡去。

像这样，一夜一夜，偶尔我半梦半醒中也会感觉到她就伫立在床边，守着我。有了她陪伴的夜晚，梦魇也不再来找我。我却更常梦到小时候，梦到父亲。我记得我抱住他的脖子，一句“对不起”说得平静真心。

除却孤独，除却愧疚，剩下的只有安心。她是个小天使，会抚慰人心的天使。

十月的天有张秋高气爽的脸。

纪文绝对是讨价还价的谈判高手，海的女儿从不答应白天出来，却也不知怎么就被他说动。三个人在我生日那天，约定午后在山丘后的红树林里见面。

我和纪文到的时候，并没有看见海的女儿。纪文摸着下巴，十分狐疑：“你说海的女儿不是跑了吧？”我忍不住冲他翻白眼：“她跑了有好处么，请问？再等等。”还没等半分钟，一个人影就从我们头顶一跃而下。没有太大悬念，正是海的女儿。纪文拍手叫好，还吹了声口哨。海的女儿没有理会他，湿漉漉的手伸过来，抓着我的，把一枚未经打磨的蓝色龙鳞石放进了我的掌心。纪文耸耸肩，懒散地踱了过来，有点不情不愿地把左手从身后拿出来，握着一个罐子，褐色的玻璃罐子。

我接过罐子前后翻看着，十分疑惑：“干什么的，放碘酒还是紫药水？”纪文瞪了我一眼：“没格调，收纳阳光的。”我捂着脸不想看他：“你自己收好替我埋了祈福吧，我可不想管。”纪文回答意外很干脆：“好啊。”

我不经意抬起眼，目光恰好落向小女孩。穿梭林间的细股阳光下，海的女儿整个人是近乎透明的白，头发闪着阳光的色泽。我突发奇想：“以后叫你史黛拉吧。”她只是看着我，不做回答。我当她默认，把罐子扔给纪文，跳到一边的大石头上，和史黛拉一起优哉游哉地当起了监工。纪文只是摇摇头，抬起下巴指着我说：“寿星最大，今天我让你。”

后来我和纪文就一直管海的女儿叫史黛拉，就是高达里那个有些孤独，又那么热情的金发姑娘。史黛拉的眼睛是深得看不出的蓝色，和那个二次元的天真少女真的太像。

不知是不是邻近集市上飘来的歌声，隐隐约约，“青春若有张不老的脸，